

众包出版对高校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启示^{*}

晁晓筠¹⁾ 李德根^{1)†} 孙文静²⁾

1)黑龙江科技大学学术理论研究部;2)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150022,哈尔滨

摘要 以互联网为前提的众包模式,已应用于文化创意产业、图书馆、翻译以及地理信息采集等领域。本文基于众包模式的优势以及学术期刊众包评审案例,分析网络环境中出版流程碎片化、出版平台便捷化众包出版模式的可行性。认为高校学术期刊的众包出版需要有相应的机制与流程确保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在多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众包出版模式可以为高校学术期刊提高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力,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出版模式。

关键词 众包出版;学术期刊;众包评审

Crowd-sourcing publishing: enlightenment behind the publishing mode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HAO Xiaoyun, LI Degen, SUN Wenjing

Abstract Crowd-sourcing mode based on Internet has found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s ranging from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libraries, translation,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crowd-sourcing mode and the evaluation cases related to academic journal crowd-sourcing,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crowd-sourcing publishing mode in network environment of publishing process

播中的障碍^[8]。规范科技名词是为了正确地定义新概念,更好地应用在现实中,避免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既然新科技名词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科技人员和科技期刊编辑希望全国名词委能及时地审定并公布新词,在新词确定以后应该加大力度宣传和推广,以有利于对新概念的理解,有利于新词的传播和规范性使用。当然,现在已有的汉语科技名词存在着词形过长、不便于使用等问题,也希望术语专家们在审定新科技名词时加以注意,既要使科技名词准确地体现其科学性,也要便于记忆、书写和交流。

3 结束语

在 21 世纪,我国的科学技术必将飞跃式发展。身处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期刊编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每一项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在日常工作中,应坚持使用规范的科技名词,使科技期刊对同一事物保持一致的称呼,即一词一义,一

fragmentation and user-friendliness of publishing platform. Crowd-sourcing publishing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quires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and process necessary for their work efficiency and quality. Crowd-sourcing publishing mode behind academic journ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ded by multimedia convergence, could provide a new development path and a new business model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 benefits and their social influence.

Keywords crowd-sourcing publishing; academic journal; crowd-sourcing review

First-author's address Depart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50022, Harbin, China

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17.05.014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众包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替代了原来的外包。21 世纪初美国《连线》杂志的一位记者 Jeff Howe^[1]率先提出了众包的概念,他把众包定义为一个企业或组织机构将应由员工做的工

义一词,维护科技期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保障科学研究成果更好地传播于当代,流传于后世。

4 参考文献

- [1]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术语在线 [EB/OL]. [2017-02-17]. www.termonline.cn/index.htm
- [2] 裴亚军, 刘青, 周卫华, 等. 科技名词的缩略问题研究 [J]. 中国科技语, 2010, 12(5):15
- [3] 刘青. 关于科技名词中字母词问题的探讨 [J]. 中国科技语, 2014, 16(2):10
- [4] 姚萍, 庞立. 科技期刊中新科技名词量符号规范著录探析 [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8, 19(5):899
- [5] 章宜华. 关于术语规范化几点思考 [J]. 科技术语研究, 2005, 7(2):40
- [6] 王贵州. 科技期刊应重视科技名词的规范使用 [J]. 编辑学报, 2010, 22(2):138
- [7] 郭华, 齐淑娟. 网络环境下更要注重创新 [C]//第五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2007:244
- [8] 魏星. 全媒体时代面向科技期刊的规范科技名词推广使用 [J]. 编辑学报, 2014, 26(5):443

(2017-02-21 收稿;2017-05-04 修回)

* 黑龙江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XM_HLJ_2016033)

† 通信作者

作,通过自由与自愿的形式将其外包给非特定的(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2]。众包是一种多人参与的在线活动,发起者为企业、个体甚至是非盈利机构,他们公开向社会召集一群不同特点的个体自愿参与某项任务。虽然在相关文献^[3]中没有对众包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但是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众包模式是发包方借助互联网这个大平台,将其任务发布到这个平台上,接包方通过竞争方式获得任务,并接受发包方的一定报酬,最终完成发包方的任务。

众包在国外发展迅猛,与外包的对比发现,它不仅仅是一种低成本策略,而且比起最具才华、最专业的人员,数量庞大而多样化的兼职群体,总是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是众包的中心理念。

1 众包的优势与应用

众所周知,技术的发展方向就是成本更低、速度更快、体积更小、使用更方便。众包的发展是以互联网为前提的。最早的网络众包平台之一是 InnoCentive^[4],发包方将其任务发布到这个平台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大量的人力资源。他们通过竞争获得承包任务的权利,这样一来公司发包对象的选择范围扩大,并且能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据国内外统计数据,通过众包方式得到的创意与方案的费用比专业的公司与机构少很多,甚至是它们的1/10。以亚马逊为例,企业雇佣专业人士制作网站要花2万元,而通过众包模式只花费2 000元^[5]。著名的 MATLAB 软件,其公司通过“MATLAB 竞赛”的聚集机制吸引了高智商的程序员。大众通过互联网平台在查询众包任务过程中,不仅能发展自身兴趣,还能通过完成任务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与自豪感。很多网民更加享受参与社区的过程、受到别人的肯定以及虚拟社区存在感。国外几乎所有参与众包项目的人员都具有2个共同属性,即参与者不是冲钱来的,他们贡献的是业余时间。

众包模式的应用首先是从国外开始的。媒体——出版、电影制作、摄影和音乐,在美国是这项活动的先锋^[6]。我国最早尝试众包出版的领域是图书翻译^{[7][8]}。我国众包模式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或创新之中,近几年来在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众包不断应用于文化创意产业、图书馆、翻译以及地理信息采集等领域中。

1.1 众包翻译 众包翻译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应由企业员工翻译的工作包给自愿翻译的志愿者们,共同完成翻译工作。早在2007年世界著名的社交网站Facebook的翻译志愿者通过网络完成的工作量大大高于

世界专职译员完成数量的总和。这一结果验证了众包翻译的成功。在我国,很多网站也在不断地探索与尝试众包翻译,例如译言社区的译言网以及新型社交网站的东西网^{[7][8]}。

与传统的翻译工作程序相比,基于众包模式的翻译将原来文章分成不同段落,然后通过相关平台将这些翻译任务包给业余译者,最后将这些译好的段落进行整合。在这期间翻译任务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其翻译速度是传统翻译者无法相比的。不同专业的人士各显所长,更重要的是这些译者完成众包任务后得到的是一些积分或评论,其目的是体会知识分享的乐趣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正如王力鹏^[8]所指出的,众包翻译最大的优势在于任务完成速度快、成本低。可见,众包翻译满足了大众对跨文化交流的需要,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

1.2 图书馆众包模式 世界上最早应用图书馆众包模式的是澳大利亚的图书馆^[9]。2006年1月通过 Flickr 社区平台,将收集反映本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照片的任务发到此平台上,最后收到照片10万余张,其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10]。2008年8月,澳大利亚图书馆以图书馆网站为平台发布了校对任务,3年以后大众完成了工作量的3/4以上。图书馆众包模式在澳大利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带动了图书馆众包模式的潮流。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11],美国、苏格兰、威尔士、新西兰的国家图书馆以及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都采用了众包模式。

2 学术期刊引入众包模式的先行者

众包不是一个单独的战略,它是众多方法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众包在国外之所以富有生机,其核心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Google 的搜索引擎不仅用众包排列搜索结果,而且在各个方面依赖大众的贡献,并且不用质疑众包的效率;但这不意味着众包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是全新的生产方法,引领人们进入新领域。在众包法则中,正确的模式、适合的大众、恰当的激励和任务的分解是众包项目设计中必需的路径。

以学术期刊的评审环节为例。同行评议是对某项知识产品进行评价的活动,也是科学界普遍遵守的评议准则。学术期刊论文同行评审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英国皇家学会刊物《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的创刊时期^[12]。至今,同行评议已是学术期刊出版的基石。同行评议的“同行”是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同属于某个科学共同体。他们依据科学共同体大致相同的范式评议,一般不会出现夏虫不可语于冰的情形。为保持同行评

议的公正性,学术期刊评审普遍采用回避原则,评审人匿名、被评审人匿名、双匿名评审制度,旨在克服因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同行评议是基于已有知识而进行判断,与科学的研究的探索求新的特质存在冲突,同行评议确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实践中,由于同行评议专家的工作负担重、精力投入不足,甚至由自己的博士生代为审稿,有的评议并不严谨;有的评议专家不重视,审稿意见存在随机性和时间延迟;有的论文作者研究成果是评议专家要做的方向,评议专家不愿意让其论文发表。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同行评议的公正性、时效性,越来越多的国外期刊开始尝试开放式的审稿方式^[13]。

近日,德国学者、化学期刊《Synlett》的学术编辑 Benjamin List 和他的研究生助教 Denis Hofler,为提升同行评审的效率与客观性,采用了“优选众包同行评审”办法^[14]。他们搭建了一个论坛式的评论系统,召集 100 位学者参与这项审稿试验。评审人可以对提交的论文进行匿名评论,还能就彼此的评论加以讨论。作为对比,这些论文同时用传统方式进行同行评审。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共同对这 2 种方法的优劣做出客观评价。结果是百人组胜出。尽管编辑认为,将论坛上的评论进行整合写进报告比较麻烦,但就总体而言依旧十分高效,论文作者对审稿结论深表满意。

论坛是开放式的,每一个评审者都能看到评论区里之前评审人留下的评论,而且评论区有关闭时限。评审参与者只有 2 个选择,要么尽快写评审看法,要么永远不参与评审。百人组在几天内就能完成的评审,传统组则通常需要 4~6 周。尤其是,相比于传统的 2~4 人组的评审结果,百人组的评论明显更有分量,且更为实用。众包评审的每一位评审员可以专注于自己深耕的领域,并给出中肯评述。与此同时,所看到的其他同行给出的评论,避免了重复劳动,也让评审人不至于面对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领域还要尝试着审稿。倘若某位评审员搞错了某个概念,其他的人还可以很快进行纠正,可以说整个评审过程更接近于集体讨论。

目前, List 团队还没有正式发表试验结果,但《Synlett》期刊已经对所有投稿的论文启用了这项新的评审机制。

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突破普通高校学术期刊规模小、散、弱的局限,编辑部门需要有在新平台上创新内容的能力^[15]。有学者^[16~17]提出了互联网平台外包模式,满足刊社的外包需求,提高社会编校资源的利用率。基于众包大于外包的数量选择优势,众包可以具有规模化“社区型”工作模式,解决学术期刊编辑因人员编制紧、任务

重,被动传播,影响小等问题,致力于营造期刊品牌。诚然,众包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没有传统形式的奖金,经济上的回报不是大众的首位需求,劳动付出的过程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人们希望的补偿就是拥有个人贡献权。因此,培育社区,是学术期刊编辑专心的环节,由此才能拥有充满热情与活跃的专家。

3 高校学术期刊众包模式的可行性

高校学术期刊是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因编制、财力等因素的限制,存在着人员少、工作量大、编辑任务重的状况。编辑常常要包揽积累信息、制定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装帧与版式设计、发排、校对、刊物宣传以及信息反馈的全过程,同时兼任几个学科稿件的编辑任务。高校拥有所主办的期刊的学科与专业,有较为丰富的教师和研究生资源。学术期刊可以针对自身的特殊需求,确定众包的任务。

3.1 期刊众包模式 众包模式有 4 种类型,即大众智慧、大众创造、大众投票、大众筹资。高校学术期刊可采取“学者、出版者和读者融合”众包模式。互联网是实现众包的关键,社区是众包背后的基本组织力量。期刊编辑的任务是向众包平台提交任务,设定参与者的条件,包括参加课题、发表论文的经历等,对参与者的任务进行质量控制,将分散的信息汇聚起来并加以有效利用。同时,对参与者提交的结果进行审核并支付报酬。参与者是高校的专家,也是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时间、兴趣以及价格和质量等要求,决定是否接受任务并按照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高校学术期刊众包业务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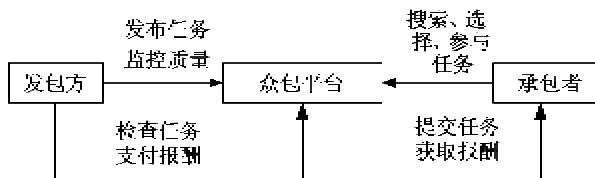


图 1 高校学术期刊众包业务的流程

3.2 期刊众包的任务 基于众包平台的新闻编辑模式、传媒领域用户生成内容的众包活动,学术期刊众包业务围绕编辑的工作内容是多层面的,除了前述案例的众包评审,包括从选题征集、专题和专栏设计、文章推送等策划性质任务的众包,到编辑加工、图表制作、参考文献标引及校对等规范性业务。

如选题业务,高校学术期刊选题策划过程通常吸收了审稿专家和编委的建议与意见。引入众包模式不仅可以丰富编委会与编辑部的选题设计,而且可以吸引相关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拓展选题深度,使编辑部选

题方向更加准确,效果更好。如众包专题,可以组织热点文章,有别于以往编辑与专家的约稿方式,是直接通过专家与专家的方式进行。职业期刊人与专家的选题策略会有不同侧重。高校学术期刊与专业期刊相比,天然的弱势就在于它的综合性。通过专题和专栏的众包,优化专题和专栏的内容,其专业性和影响力大大提升。

3.3 期刊的众包平台 无论基于哪种模式,众包对技术平台的依赖均十分突出,但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针对期刊众包的技术平台。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员的限制,众包平台由高校自建可能性不大。高校众包平台可以利用自建网站、第三方成熟的软件(如QQ、微信和社区软件)发布众包业务,实现付费。同时,随着基于云计算的出版平台的成熟^[18],最终形成期刊的新型模式。

3.4 期刊众包的功能 高校学术期刊引入众包模式,可以拓展服务学科建设的功能。研究人员参与评议文章的众包,不仅可以对文章进行质疑,而且作为文章的读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该领域的研究信息,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认知,繁荣学术创新。有投稿经历的师生众包编辑加工与校对,可以激发科学研究兴趣,获得学术写作的规范训练,增强学术规范自律,提高研究生创新意识;同时,出版者可以培育稳定的兼职编校队伍。

4 高校学术期刊众包模式的建议与启示

众包是他山之石。众包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学术期刊众包社区的责任者,能够提供一种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内容,即“意义”,大众才有热情付出时间与智慧。众包的文化特征是体现与他人愉快合作并为他人服务。随着“网络原住民”一代终将进入学术研究,当下作为“网络移民”的我们,必将思考众包如何影响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

众包出版还是序曲。高校学术期刊出版的众包需要重构高校学术期刊业务流程与相应的工作机制,确保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否则,将无法确保期刊的出版进度和质量。在众包模式探索的过程中,应逐渐形成一套规范的质量控制制度和激励机制。

众包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是技术,完善而便捷的众包平台让数量庞大的人参与和登录,是高校学术期刊众包的技术保障。在多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众包模式为应对出版元素碎片化、传播渠道多元化,提高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与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新型模式。

5 参考文献

- [1] HOWE J.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J]. *Wired Magazine*, 2006, 14(6):176
- [2] ESTELL S, AROLAS E, GONZ L, et al. Towards an integrated crowdsourcing definitio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2, 38(2):189
- [3] 谢旭阳. 众包商业模式及其构建原则探讨[J]. 商业时代, 2012(12):43
- [4] 李文元, 向雅丽, 顾桂芳. 创新中介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的功能研究: 以 InnoCentive 为例[J]. 科学学与科学管理, 2012, 33(4):54
- [5] 仲秋雁, 王彦杰, 裴江南. 众包社区用户持续参与行为实证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1
- [6] 杰夫. 众包: 大众力量元和推动商业未来[M]. 牛文静, 译. 北京: 中心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 [7] 陆艳. 众包翻译模式研究[J]. 上海翻译, 2012(3):74
- [8] 王力鹏. 众包翻译: 共享经济背景下的新型翻译模式[J]. 科学文汇, 2016(11):159
- [9] 袁甜阳子, 沈阳. 众包出版: 新型出版模式探析[J]. 科技与出版, 2015(12):72
- [10] 赵景明, 时永梅. 图书馆众包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1(8):12
- [11] 冀海燕. 公共图书馆引入众包模式的探讨[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3, 23(11):85
- [12] 郭碧坚, 韩宁. 同行评议制: 方法、理论、功能、指标[J]. 科学学研究, 1994, 12(3):63
- [13] 王丽丽, 高霏. 一种新的审稿方式[J]. 编辑学报, 2017, 29(2):145
- [14] CHRIS L. Journal tries crowdsourcing peer reviews, sees excellent results[EB/OL].[2017-04-12]. <https://arstechnica.com/science/2017/06/journal-tries-crowdsourcing-peer-reviews-sees-excellent-results/>
- [15] 张晓冬, 游苏宁. 推陈出新的办刊秘笈 世界杂志的创新报告[J]. 编辑学报, 2017, 29(2):196
- [16] 余菁, 陈波. 互联网+科技期刊出版[J]. 编辑学报, 2015, 27(6):590
- [17] 宗永利, 李元旭.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众包模式[J]. 学术交流, 2015(10):164
- [18] 毛振钢, 刘素琴, 张利田. 国际 OA 出版平台现状及“互联网+学术期刊”出版模式改革建议[J]. 编辑学报, 2017, 29(3):299

(2017-04-16 收稿; 2017-07-06 修回)